

宋書



列傳第二十四

宋書六十四

臣沈

約

新撰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  
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  
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初為  
相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

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美仕宦不廢議者嫌之  
栢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  
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  
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  
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  
等齊舉其所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  
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  
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  
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  
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  
厭人情如滕美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  
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  
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  
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  
母見亨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  
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  
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  
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

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  
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  
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  
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  
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  
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  
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  
若以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  
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 明

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  
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  
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  
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  
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  
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卽是  
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  
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  
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

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  
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  
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  
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  
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  
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况大  
丈夫哉旣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勝但當  
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  
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

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  
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  
許小才榮其位則勝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  
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  
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  
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  
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  
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  
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

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  
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  
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  
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  
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  
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  
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  
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  
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  
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  
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美  
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  
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  
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  
國將建苟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  
邾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  
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  
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奭望子房於四人亦

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  
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  
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  
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  
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  
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  
申郗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  
也日磔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  
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

矣旣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  
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  
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  
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  
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  
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  
宗桓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  
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  
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旣恩以

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仍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旣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聞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糺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

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

病族屬輒去竝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搏菹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旣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

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慙恚變色動容旣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爲太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筭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

主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旣必然江南顛  
顛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  
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  
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  
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  
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  
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  
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  
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

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  
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  
者邪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耳若  
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  
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  
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  
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鮮之爲人通率在  
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  
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

之尤爲高祖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  
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  
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  
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永初二年出爲丹楊尹  
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  
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  
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  
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尚書郎始興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  
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  
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  
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  
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  
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  
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  
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  
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

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勲光遠世  
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  
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  
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  
煩已久是以孔惺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  
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  
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  
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  
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

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  
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  
止道孚於來葉由是竝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  
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旣克洛陽  
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  
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干時  
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  
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  
誅司徒徐美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

騎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雖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宄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雒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竝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規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寅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僞青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彼氓庶無

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  
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  
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  
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  
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隋乃  
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  
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  
焉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  
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  
躬則時雖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衆  
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  
通道契曠代冕涇華堂衆心八表咨敬敷之未  
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  
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  
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踴躍式銘皇  
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旣流故  
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  
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

明風化黜陟無序按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史記竝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叔父肱爲益陽令隨肱之官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栢偉命爲參軍時殷仲堪栢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

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旗初長沙公陶延壽  
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陽  
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  
參軍毅嘗出行而鄆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  
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  
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  
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  
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  
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  
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恹以爲寧蠻校尉尋陽太守  
請爲司馬尋去職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高祖  
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  
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  
不憂西不時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  
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復穆之曰非君不聞  
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  
博士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  
中軍參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爲尚

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  
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  
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  
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  
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  
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  
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  
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  
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

始以不孝爲劫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  
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  
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  
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  
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  
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  
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  
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  
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

值赦竝免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  
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暉密信報之  
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  
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  
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  
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  
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  
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  
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  
爲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  
州與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摹  
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  
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旣下承天留府不  
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以其  
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七年彥之北伐請爲  
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免  
刑責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  
道舉爲劫制同籍甚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

生等竝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碁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碁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竝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碁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碁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懼

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旣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

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竝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譙之常呼爲妣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妣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楊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襯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歛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譴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旣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亨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羣

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藩上事  
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逮羣策經綸  
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  
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  
雖飲馬瀚海揚旂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  
與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報  
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  
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  
以北虜爲念大宋啓阡雨耀靈武而懷德畏威  
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  
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  
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  
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  
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  
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  
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  
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  
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

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  
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  
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  
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  
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  
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  
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  
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  
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  
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  
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  
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  
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緦負歸國先  
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  
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  
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  
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  
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

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沔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

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  
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  
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  
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  
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  
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  
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  
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  
春踰濟旣獲其利乘勝怛怙未虞天誅比及秋

末容更送死矣騎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  
蕪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  
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駟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  
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竝  
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  
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  
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  
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  
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

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  
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  
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拚就路視遷  
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  
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  
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可脩治粗計戶數量  
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  
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  
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

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  
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  
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  
牛爲車伍伯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  
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可檢  
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  
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  
其便能各以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  
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民不辦得者

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  
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脩在於疆場之表  
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  
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  
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  
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  
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  
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  
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  
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  
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  
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  
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  
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  
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  
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  
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執因事著畫戰見  
兒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

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脩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旣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脩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

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承天素  
好奕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  
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  
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  
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糺奏  
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  
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  
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  
五百匹以上竝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

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顛命元  
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天所糺上大  
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  
茭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  
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內史靈運從祖  
弟也有才學見知卒於禁錮二十四年承天遷  
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  
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  
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

傳雜論纂文論竝傳於世又攷定元嘉歷止語在律歷志百卒公家平十八人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宣完其嶂塞謹其烽柝使來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懷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爲疆場莫不先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盛衰旣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蒼天躋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列傳第二十四

宋書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宋書六十四

云爾

而無所封吉京若六天安意論斷而無矣薄之

無漆器之固野一月國之天地以賦漢高計因

無所封吉京若六天安意論斷而無矣薄之

無漆器之固野一月國之天地以賦漢高計因

無所封吉京若六天安意論斷而無矣薄之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臣沈約西魏新撰

吉翰

劉道產

杜驥

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

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

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

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爲高祖所知賞未初三年轉道憐太尉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氏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兄弟爲質翰遣始平太守龐詒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率衆詎詒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詒擊破難當等竝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益州

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爲持節監司雖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會前鋒諸軍到彥之等敗退明年復爲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便呈明日典籤不敢復入

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荊史如故  
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也簡之事在弟子康祖傳道產初為輔國參軍無錫令在縣有能名高祖版為中軍行參軍又為道

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晉安縣五等侯廣州群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攻沒州城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竝譙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奧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為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還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

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  
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年徵  
爲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議  
參軍仍爲持節督雒梁南秦三州荊州之南陽  
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  
寧蠻校尉雒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雒  
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竝皆順  
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有  
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十三年進號輔國將軍  
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襄戾道產惠澤  
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經號哭追送至  
于沔口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故輔  
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  
南境接凶寇政績旣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  
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  
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廕  
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  
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爲氐寇所攻道錫保  
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情  
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將  
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軍  
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弱  
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  
在誠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  
氐寇至城內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  
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  
要於事爲優右衛將軍沈演之丹楊尹羊玄保  
後軍長史范曄竝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  
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烈  
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  
中荀齊文垂死乘輦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  
司所糾值赦明年散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下廷  
尉被宥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  
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

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  
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  
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  
馬晚度北入朝廷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爲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  
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  
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  
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  
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  
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  
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磾胡人  
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  
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  
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  
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辟  
爲州主簿後爲義真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  
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尚書都官郎長  
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

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歸河北  
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  
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爲太祖所誅初高  
祖平西洛致鍾虞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至  
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  
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誑之曰虜旣南  
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竝已堅固軍糧又足  
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旣立  
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旣至見城不  
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  
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  
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  
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  
世褊裨小將莫及始隨到彥之北伐與虜遇聳  
夫手斬託跋燾叔父英文特勒首燾以馬百匹  
贖之以驥爲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  
參軍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  
二郡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

年惠化著於齊上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  
 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二十四年徵左軍將  
 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  
 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  
 信未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  
 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函是臣  
 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  
 卒時年六十四長子長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  
 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為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  
 食邑三百戶尋坐巧佞奪爵後以發太尉盧江  
 王禧謀反事拜黃門侍郎出為輔國將軍梁南  
 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  
 莅貪橫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  
 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常相從又竝與阮佃  
 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  
 幼文門墻之間聽其弦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  
 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為  
 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京邑方鎮者竝誅唯幼

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逃亡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虎司徒  
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竝  
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阼拜  
太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  
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為虜所沒後得叛還  
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道憐長兼參  
軍高祖踐阼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  
載不請休急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為綏遠將軍

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  
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接  
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  
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  
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威惠兼著吏  
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為平西中兵參軍  
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  
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十  
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南

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卽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脩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竝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呂綽誠效益箸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說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有乖永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瓮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北虜入寇恬摧擊之爲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年起爲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

之還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閭閉城距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阼遷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

實性清約頗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二年遷督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永子坦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祖鎮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行建威將軍

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碣磔敗退下歷城蕭  
思話起義討元凶假坦輔國將軍爲前鋒世祖  
至新亭坦亦進剋京城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  
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兗州世祖  
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  
討至兗州虜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  
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  
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羣  
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

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  
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  
復爲驍騎將軍病卒子令孫前廢帝景和中爲  
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爲寧  
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卽與安  
都合弟闡時爲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  
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令  
說闡降闡旣降殺之令孫亦見殺先是清河崔  
諲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爲振威將軍東

宋書卷之三十五  
萊太守少帝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譴擊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為美矣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臣沈

約

新撰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同高祖諱故稱字曾祖  
 虞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  
 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  
 軍性恬靜樂山水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  
 也敬弘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

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  
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舩送妻往江陵妻  
在栢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  
回意甚好之轉栢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  
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  
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  
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  
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  
爲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召爲中

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唐還京邑久之轉黃門  
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  
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侍中高祖西討  
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  
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  
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  
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  
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母被  
除召即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

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  
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祕書監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  
祖卽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江  
夏王師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  
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  
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  
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遷尚書令  
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

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  
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  
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  
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  
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  
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  
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  
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矣所以  
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

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  
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  
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  
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  
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昏耄志與願違禮年  
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  
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廻聖恩賜反其所則天  
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

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  
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  
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  
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  
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  
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  
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  
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

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廷賞聲華  
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鞞裏尚想遙芬興懷寢  
寤便可詳定輝諡式旌追典於是諡爲文貞公  
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栢玄謂之彈棊八  
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  
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  
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  
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  
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  
於是移於它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  
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  
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  
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  
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  
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  
旣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恢

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  
中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子瓚之弟  
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  
僕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灑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  
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  
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蚤卒奉  
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  
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

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  
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  
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  
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  
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  
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  
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  
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  
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旣

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竝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己元嘉八年卒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

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卽位出爲臨川內史入爲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領游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

惠宣竝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黯而  
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  
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  
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畢任參機密尚之察其  
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內豐成不  
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  
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畢事跡未彰便豫相黜  
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  
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畢後謀反伏誅

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  
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尚書右  
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  
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  
造華林園竝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  
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  
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  
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  
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

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  
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  
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納之  
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  
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  
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  
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  
倍實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  
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

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  
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  
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  
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  
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  
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  
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  
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  
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

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旣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卽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

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竝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鎡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

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賢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

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曰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龍龔貢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 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夢滯果茲沖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微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

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澗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縣車而體獨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顛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爲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郡侍

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爲會稽太守卒官贈左光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旣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竝得免世祖卽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

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竝  
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  
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賊旣遁走一夫可禽  
若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  
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  
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  
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便  
同之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  
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

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  
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  
接雍梁寔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  
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鎮在夏口  
旣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  
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爲利便  
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  
邇旣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  
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

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閩外至是竝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竝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太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諡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

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顒之  
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  
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  
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  
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  
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  
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  
以義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旣樹遂

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旣剖盜實  
人單閼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  
出至親在外事不患疆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  
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  
喪之原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  
生而不慧為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  
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瓌瓌那得生靈運靈運  
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  
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  
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

生而不慧為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  
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瓌瓌那得生靈運靈運  
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  
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  
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

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  
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  
為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為衛軍從事中郎  
毅伏誅高祖版為太尉參軍入為秘書丞坐事  
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為諮議  
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為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  
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  
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  
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缺二字

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  
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為積禍纏繫固以  
久矣况廼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  
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  
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  
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  
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  
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  
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汜上靈檣

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旌蔽日別命羣帥  
誨謨惠策法竒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鈎棘  
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鉞隼於滑臺  
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  
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  
於先雅靡盬賴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  
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薄泗汭詳觀  
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

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市  
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歷於是采訪故老尋  
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  
賦撰 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  
申譖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  
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  
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以永冀省輜質以遠傷  
睽謀始于著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

牙書列傳卷三  
三  
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照賞彌久而愈私  
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頹於松上  
擢纖枝於蘭遠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  
歡太階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  
定隅內外旣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  
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  
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伺  
鄙缺四字慕攜王之矯虔階喪亂之未寧竊  
疆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嶠澠以制險據

繞雷而作扃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  
太平之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清乾  
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  
上相之獻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  
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  
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  
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旄弧矢罄楚孝之心  
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  
以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

於渭城被和風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  
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  
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幽風興採薇  
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  
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  
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旣晏  
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  
於庭階冒沈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  
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

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其城頽爾乃經  
雉門啓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紊維尋  
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  
七辭厄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  
於下武興繼代以消逆簡文冲以秉道故恩用  
而刑廢孝武捨已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  
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  
玉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豐難而盈紀時焉

依於晉鄭國有賊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  
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漬滓至如  
昏侵蔽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  
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  
國而同歸盪積靈之穢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  
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倚務役簡而農勸每勞  
賞而忠甄燮時雍於祖宗

缺

掃逋

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  
飲於源淵惠要褊而思躡援冠弁而求處視治

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  
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  
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  
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鵠  
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  
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脣亡而齒寒載十  
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  
悟於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  
業其如遺汭萬里而誰難疾曾荒之詖辭惡京

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  
寵而判違敵旣勅而國圯彼問鼎而何階必先  
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  
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  
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  
望而尤眇歎王路之中鯁蠢干越之妖燼敢凌  
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  
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宮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  
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墉闕於素備

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  
神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  
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  
石之祠壇懟二豎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  
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  
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響旅索舊  
棲於吳餘迹階祀而不見橫榛卉以荒除彼生  
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  
歌於山樞弔僞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

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之東  
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  
史之攸徵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  
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  
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穀連弩於川上候蛟  
龍於中流爰薄方與廼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  
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沂江流之湯湯  
洊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  
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透迤石參差山盤曲  
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  
怨歸流之難濯美輕舫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  
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懷蕩慮  
揚摧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  
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  
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  
知吳淠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駭聖  
藉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  
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益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

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民  
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辯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  
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  
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旣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  
欽仲舒之晬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闕  
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  
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  
反師旅於此廛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  
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  
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  
德非陟而繼宰覺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  
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  
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思撫譬棄舟之待楫  
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  
弘九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舊宇却西州之  
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  
未舉發津潭而迥邁返白馬以憇舫貫射陽而  
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陁兮淮驚波平

原遠兮路交過面荒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  
磧沙負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葬以  
迷徑覩生烟而知墟缺謂信美其可娛身少

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缺

具瘁值歲

寒之窮節視曾雲之崔魏聆悲飈之掩屑彌晝  
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  
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  
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關  
景於興沒感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

征之懼對冀鸛鳴之在埵缺

踰宿驚吾

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輔湯綿三  
代而享邑廁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  
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曲  
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  
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迨南漢以定謨亂孟  
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  
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狝曷始智而終愚迄沂  
上而停柩登高圯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

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初豈無  
累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熙績於武關率敷  
功於皇胤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  
華之翳晷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  
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  
虜之將糜熾餘焱於海濟驅船稚於淮曲暴鯨  
孤於泗溼託未命

缺

雲冀靈武之北閱惟授

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以振響漸溫  
澤而沾腴旣雲撤於胸城遂席卷於齊都曩四

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乎傷炎季之崩弛長逆  
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僞恩相魏  
武以譎狂宄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  
馘於樓門審貢牧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  
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草漸苞於熾壤桐孤  
榦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夏書紛征  
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  
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  
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嘉問告性

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於是  
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  
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謂徂  
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  
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道旣  
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  
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彊虎  
氏之搏翼瀾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崇取園  
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昏於漢陰攻方  
城而折肩優譙頽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得  
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在志體飛  
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追明達之高覽契古  
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  
澤而風靡蹙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  
此焉緩帶旣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  
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而已寧指西  
嶠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寔大業之興廢心無  
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

勲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  
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  
秋於曾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  
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陵納五叛以長寇伐三  
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  
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摠角奮英  
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傾湍始颯  
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忘卽  
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

殺義害嬰而慢豐疑繼賢不策夫位誰時造理  
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  
姝於末詞陟亞父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  
肱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阜陵猶謬  
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已之庸弱置豐  
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饌發卞口而游歷迄西  
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  
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  
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楚

族之休剡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  
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  
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之成終表昧  
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差則不俟於終日旣防  
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  
蟄驚散葉萸柯芳藹飾萌麥萋萋於苑丘柳依  
依於高城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華沂泗  
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  
瀾諱愁衿兮鑑戚顏愁盈根而蒞際戚發條而

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之  
優渥周雙七於此季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於  
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檣而流連願關鄴之  
端清遲華鬢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  
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  
獲所空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  
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仍除宋國  
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  
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

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  
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  
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憤廬  
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  
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  
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名山水靈運  
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  
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  
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

弘微等竝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竝葬始寧  
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  
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  
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  
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  
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  
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  
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  
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

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  
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  
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  
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  
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  
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  
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  
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  
曰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

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官非縉雲之館衢室豈  
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  
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  
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  
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爲  
適古人遺書

與其意合所以爲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  
意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  
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爲  
所樂古合宮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  
居之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  
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權  
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  
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琬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缺於

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也雖

是築構而飭朴兩逝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

宇以蔽風雨蓋取諸大壯璇堂自是素故一

賁最是上交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

園而不為巢穴斯免得寒暑昔仲長願言

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

流水高山應璩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

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鈇觀之端金谷之麗石

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

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

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遜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

亦何議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

木周布場園在前果園在後應璩與程文信書

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

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得

周員之美楊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

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

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鈇裂帛為衣

日觀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

木池沼水確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

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

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張

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

大中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

萬曆二十一年刊

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  
壽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  
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平  
青丘傍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文侯所起漑  
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  
橘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  
冲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之  
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為苑囿  
崇憇止之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

耳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

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

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余祖車騎建

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建圖已輟於

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

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仰前哲之遺

高棲之志經始山川寶基於此

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

閑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

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

川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

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

其心此一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

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

疾至志寡求拙曰事并可山居曰與知其居也

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

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

吸吐款跨紆縈縣聯邪亘側直齊平

枚乘曰左江右湖其

樂無有此吳客說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  
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  
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汀謂四面有  
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  
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  
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巨平正處謂之側直近

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滂閔硯黃竹

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

派深恣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為田口  
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

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鄣水畝入田口西谿水出始  
寧縣西谷鄣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溪便是  
之背入西谿之裏得石塚以石為阻故謂為塚  
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  
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塹十數里皆飛  
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閔硯在石滂之東谿邊

迤下注良田黃竹與  
其連南界蒲中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

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嶮崩飛於東峭槃傍薄

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連雙流謂刻  
江及小江

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  
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貌狀也  
嶮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  
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  
江之缺二字用槃石竟渚  
並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西則楊賓接峯唐皇

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

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  
元賓

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  
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楊中之

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曾山之  
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並臨江皆被以綠竹  
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謂為風也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

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隄之逶迤吐泉

流之浩漾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

中隔一山外智周回在圻西北邊浦出江並是  
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  
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  
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而常石野舍之  
西北巫湖舊唐故曰脩隄長谿谿甚遠故曰泉流  
常石磯缺四字故曰下巖而回澤裏智漫石

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休遠東則

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並北邊

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

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楸

谿之紆縈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

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非以菜為名四明方石

四面自然開窻也五奧者曩濟道人蔡氏郗氏

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倚角並是奇地三菁

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

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並見圖緯神仙

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楸谿人跡之艱不復過

也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嵒漫石崒崒對嶺葩孟  
分隔入極浦而邇回迷不知其所適上欽寄而  
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  
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  
松箴在棲雞之上緣江唐嵒入太平水路上有  
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嵒下郗景興經始精舍

亦是名山之流崢嶸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  
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  
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岵山甚奇謂白爍尖者  
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  
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膠田清溪秀竹迴開巨  
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  
所通嶽崎深沈處遠西則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崐漲緬曠島嶼綢  
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綿  
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  
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

為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崐薄  
州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  
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相縈擾也大徒觀其  
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台也

南術之 生巖 成衍 岸測深相渚

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  
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  
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  
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大終倒底而見

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南術  
是其

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  
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

皆是狹處故曰生巖勇門以南上便大閩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爾其河靈懼於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

舊居曩宅今園枌 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

周乎前後直陌臺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

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

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

闢東窻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

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窻矚田兼見江山阡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巖上存

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阡陌縱橫塋埒交經

導渠引流脉散溝井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

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規節

遞藝遞孰供粒食與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

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

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克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自園

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而

窈窕除菰洲之紆餘苾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

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

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

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覬雲客之暫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

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澹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作洲洲言所以紆餘

也水草則萍藻蘊莢藿蒲芹蓀蒹菰蘋繁蕝荇

菱蓮雖備物之借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

鬱茂含紅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

易闌必充給而後舉豈蕙草之空殘卷斂弦之

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

而舊愛還舉出離騷故以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用采蓮秦箏倡箏箏篇唐

上奏蒲生詩皆感物以賦魚藻蘋繁荇亦有詩人之語不復具敘本草所載山

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

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

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代而不殞

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紫

枝既住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

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

杏人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擊根也五華者萐華芄華椹華菊華旋覆華也九

實者連前實栢實栢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荆實蓼實缺二字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

萬曆二十一年月 本草綱目卷之三

者附子天雄烏頭木香蘭草林蘭支子卷栢其  
伏苓並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

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

既脩竦而便娟亦蕭森而翁蔚露夕沾而悽陰

風朝振而清氣捎玄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

茂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

遲鸞鷲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

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箭大葉

一者并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爲宅援石竹本科叢大

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筍之流也脩竦便娟蕭森翁蔚皆竹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

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

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鷲棲食之

所崑山之竹任爲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

吹之爲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

放逐東方朔感其木則松栢檀櫟斲桐榆檠柘

江潭而作七諫

穀棟楸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

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

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浴長谷以傾柯攢積

石以挿衢華映水而增炎氣結風而回敷當巖

勁而蔥蒨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

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春曰岡岡之間下長谷積石各隨其方離騷

萬曆二十二年刊



來賓歲莫云鴈北向政是陽初生時莢生  
歸北霜降客南山映水自翫其羽儀者山上

則狻猊狸獾狂猥狻猛山下則熊羆豺虎獬鹿

麋麀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矧蹲谷底而

長嘯攀木杪而哀鳴反獾音一似獾而長狼之屬一曰獾狻音安黠

反獾音一似獾而長狼之屬一曰獾狻音安黠

皆反獾音元野羊大角麋音鬼氓反麋音京能踔擲虎長嘯狻猊哀鳴嗚聲可翫縉綸不

投置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

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

空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鯢而悅

豫杜機心於林地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

此歡承廢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

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

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

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

幻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

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

彼之心各悅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

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  
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  
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  
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

之息肩庶登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

賈詒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

謂歌哭諍訟有諸誼諱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苑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登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純更宜復溫則可待為巴之日用也

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竒翦榛開

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

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

房對百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

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

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

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

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寞實是得道之所也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

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

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

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謂曇降法

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樓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賤物重已棄世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

希靈駭彼促年爰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倪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憇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

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一言敘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

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以天兒兒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

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翳于谷揚勝所拮秋冬蕭獲野有蔓草獵涉夔葵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播熟慕榘高林剝芟巖椒掘蒨陽崖擿擗陰標晝見寒茅宵見索綯芟菰剪蒲以薦以芟既坭既

挺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

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此一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

之事皆不載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藟音覆宇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葵獵涉字出爾

雅木木酒味苦播播酒味甘竝至美兼以療病播治癰核木治痰冷樵音其味似菰菜而勝刊

木而作之謂之慕及音及採以為紙舊音倩採以為漂擗音擗採以為飲採蜜撲栗各隨其月

也若廼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

所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嶮阻絕南山

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

峯參差出其間連岫復陸成其坂眾流漑灌以

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

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負巒呈美表

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葺館殷南峯以啓軒羅

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窻前因丹霞以積楫附

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缺二字之未牽鴟

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鷺雀之翩翩沈泉傍出潺

湲於東檐築壁對峙硿礧於西雷脩竹葳蕤以

翳蒼灌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

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喂岫夏

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棹櫓乘隔此焉卜

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斃傷美物之遂

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遯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

霓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具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

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眇彌阜橫波疎石側道

飛流以為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

開道迄于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鄣青翠

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

方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皆別載其事

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渠澗既入東

南傍山渠展轉幽竒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

山為鄣正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

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喚映

渚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

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窻對山仰眺曾峯俯鏡瀟

窵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迴望周眺既得遠趣還

顧西館望對窻戶緣崖下者密竹蒙逕從北直

南悉足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

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

之美巖岫嶢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

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因以小

耳越山列其表側傍緬為異觀也

湖鄰於其隈眾流所湊萬泉所回汎濫異形首

悉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汎濫肥悉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

萬泉所湊名有形勢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

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澄淵

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

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八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波而結藪逕南濬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

往及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

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

亦列同於後牘山匪阻而是峭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

則積嶺以隱嶙舉峯則羣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成善

殊節而俱悅

土山載石曰祖山有林曰岵此章謂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總敘其

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

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

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

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

謂寒待綿

續暑待絺給朝夕餐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病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於聽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為左右揚較

而陳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

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

柰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

帶谷映渚堪梅流芬於回巒柀柿被實於長浦

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柰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

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穎諸處故云殊所也吐町所藝含

藥藉芳蓼戩麥齊葑菲蘇薑綠葵卷節以懷露

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蔥標倩以陵陰春藿吐茗

以近陽葑菲見詩栢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蔥庾闡云寒蔥挺園灌蔬自供不待

外求者也弱質難恒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

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竒藥

越靈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

撫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

訊丹陽於紅泉此皆住年之藥即近山之所出有來拾欲以消病也安居

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闕法鼓即響

頌偈清發散華霏糝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

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

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慙於予情

諒僉感於君子山中今清寂羣紛今自絕周聽  
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常熱  
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惕曾臺兮陟雲根坐  
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

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  
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  
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  
北機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  
木可隨寒暑恒得  
清和以為適也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

盡吝景之權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  
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

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頽頽視鼓鼉之往還馳

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  
但以我而觀

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  
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  
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猜害者恒以忍害為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  
也

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袞見  
柱下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

已積於道術詹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  
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

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

角冢宅筭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竝於

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

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滕者金

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

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伊昔齟齬實愛斯

皆此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

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幸多假

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

笑奏理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沈闕尋

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

性以永終朝若廼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異絕迹

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管忌下衰

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

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消隱巖

以舉芳缺拾柒字萊庇蒙以織畚皓棲商而願志卿寢茂而

敷詞缺五字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

會缺六字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

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老子云善攝

謂之不善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

生之所無柰何絕迹上皇下衰賓名義亦皆出

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  
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欲阜齊  
柏公逐鹿入山見之消子隱於宕山好餌木告  
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嶧壘之  
山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  
游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無鬼巖棲魏侯勞  
之問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絀  
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茅栗老萊子耕  
於蒙山之陽者書十五篇言道家人之事織畚為  
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  
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

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  
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  
安山下依崖為土室采藥自給暨其窈窕幽深  
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

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

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既非人跡

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絕簡太祖登祚誅

徐羨之等徵為祕書監再名不起上使光祿大

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

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

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

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

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

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

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  
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  
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也植接種竹樹董驅  
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  
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  
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  
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  
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群生  
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  
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

存生盡况陵瑩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  
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  
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  
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亾此  
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  
備罹徵調賦歛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  
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  
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  
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  
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

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  
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  
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垂  
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  
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盛德未之或殊豈不  
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  
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疆  
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盛拓開吳蜀  
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  
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

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  
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  
是謂一紀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  
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  
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渴饑注心南雲爲日已  
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卽  
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  
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旣克衆力粗  
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

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箸自貢典先才經創基  
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疆富之實昭然可  
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  
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  
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  
况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  
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  
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  
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

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  
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苟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  
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  
與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  
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  
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  
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  
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  
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

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

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璿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

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

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

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  
百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旣不得回踵又求  
始寧岯嶲湖爲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  
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顓遂構  
離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  
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曰臣  
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  
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  
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

比日異論噂喅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  
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  
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  
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  
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宇有證非但顯  
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  
虛聲爲罪何酷知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  
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

勇冠鄉邦劔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壘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歛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

運靈運執錄望生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宥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

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  
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  
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  
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  
三江口篡取謝若得者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  
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饑饉緣路爲劫盜有司  
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  
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  
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避逅竟  
幾何脩短非所愍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恨  
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  
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  
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  
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  
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  
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

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  
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  
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  
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  
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  
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  
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  
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  
仲宣以氣質爲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

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  
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  
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  
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  
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  
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  
言上德託意玄珠迺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  
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

宋書列傳卷三十一  
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  
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  
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  
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  
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  
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  
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  
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  
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萬曆二十二年  
宋書列傳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師樂二十士

方軌前

工

平

節

步非

捕

聞

人

